

集部

遵巖集卷十七

明 王慎中 撰

行狀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凌川公行狀

嘉靖十九年三月三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傅公卒於官先是公故有疾欲去而以新受巡撫河南之命未敢言又不忍以疾故忘河南人之憂河南數歲饑人死

者半矣而當輸漕粟三千萬石公乃具疏言河南人流徙餓死之狀請免輸賦一夕疏成而疾遂篤竟以不起令上感公言切特貸河南粟三之一其二許民出銀以代粟河南人幸所由生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曰我乃從公得活而公固死耶公子偉佶撰次事行以授公之友人河南參政王某哭而拜曰惟先公與先生爲僚先生知其平生今在河南又知先公之所以死者義不得辭也按傅氏有家於遼東之蓋州者莫知始所以徙

本出漢北地義陽侯介子之後也其始為廣陵人者則
公之曾祖諱恭讓也恭讓生祥祥生景景娶唐氏以公
貴贈禮科給事中唐氏為孺人唐氏故嘗為贈給事公
置孫氏以貳室事孫氏公所自出也公舉正德六年進
士召試授禮科給事中由進士為給事中非有學行器
識為時所與者不得入選在職屢言時事皆詳於大計
而畧於細務得告君之體其最著者論邊事一疏至為
故兵部尚書王公瓊所讓曰吾不能言也其大指言令

法邊將臨敵亡卒十人以上以坐其將將畏坐法率不敢見敵欲以求免亡卒敵無所畏得以暴苦邊民宜制自今敵入境能率所部卒格敵者雖亡十人以上勿問有功者仍錄其功其不敢見敵者即不亡一人猶坐之上允其言著為典以行於邊八年寇入宣大二邊將領亡卒甚多邊臣以聞廷議遣給事中一員往覆視之以屬公上可之曰是嘗言邊事者至鎮考治甄別不隨不苛竟得其實以報而副總兵劉淮者嘗格敵有功亡卒

亦稱而公向所論業著於典得免坐遭母唐氏之喪解
職十一年復除禮科給事中十四年遷工科右給事中
未幾出知太平府始至延見郡中士大夫父老攷問風
俗以興學教人為首務太平負山阻江多沃土士鮮向
學公選諸子弟之秀者延師教之親為考校文義前此
士之不薦于鄉者數矣自公為之科未嘗乏也俗好賽
神所費不訾公諭之曰何不以此充爾孫貴之輸而以
具餘養父母育妻子而為此糜爛也不改吾且刑爾俗

以頓息郡中大旱公以身為民請命於神一禱而雨其治獄不事鈎摘而常得人之情隣郡有巨獄不受其郡所治惟願得公一言部使者輒移公治之莫不稱平而解也嘉靖壬午大饑公在郡久毫髮無所私財粟溢於庾庫又以恩信貸民之富者使出財粟以佐官給散有法饑者與之粟饑而未濱於死者與之財皆得食而去太平雖饑而人不死者由公力也郡既不饑而隣郡民不得食者咸流入太平境內或欲拒之公曰何非人也

而忍視其死顧吾力有以及之乃以餘粟為粥於野以賑之所活甚衆在郡四年部使者撫臣相繼以公賢薦于上章十數上也乃拜浙江按察司巡海副使緣海所設守禦衛所將卒姦利繁鉅不可究結本以錯列大島風濤之所鼓盪副使惡險不能至也公固遼東人習見海自乘巨艦擐弓矢出入風濤中無險不至摘伏抉隱懲怠勞勤為申立條法於是在在肅慄若家置一副使所捕得賊級甚多其脩置戰船收給月糧之法出公精

思已著爲令行於浙至今收之以母孫氏之喪解職壬辰起復受河南副使兼備信陽州兵事信陽固盜藪將卒姦利視浙直山海異勢耳公所以爲信陽綏拊撃斷與浙直異其能收附軍民多得賊如在浙時苦未久陞山西按察使以去用法平恕不事操切而專持大體富民某某坐殺人當死獄成矣復以貨免公收鞫之竟寘于法主簿某知縣某皆好官以忤當道意爲奸人所搆事下按察司或謂公是當道所欲入宜勿與之爭公曰

法如此惡以人意出入竟白之一歲中遷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而以巡撫王都御史杖宗室子事連罪左授河南叅議遷河南副使再遷江西叅政蓋公於河南久矣有德于民甚深赴江西也軍民數千人擁輿抱膝不得行慰諭久之乃得行由江西遷福建右布政使尋拜河南左布政使至之日河南軍民加額相告曰是固吾向所留不欲使去者今果爲吾來耶未幾巡撫河南都御史缺廷議以河南荐罹大災必得寛大廉醇如公者

以綏定之遂以畀公然公自爲江西時以夏日觸熱救民之荒跋履山谷爲暑所中感疾疾幾不起矣僅而能起猶綿綿也故其莅河南不能久而遽捐吏民公内行修於天性尤篤初贈給事中公殁公尚少而公之兄曰釗曰鑛亦先後卒唐氏孫氏二人相依公孝養備至尅志就學卒以成名爲親寵榮其居唐氏孫氏之喪哀毁踰禮以孝聞居家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門内雍雍肅敬諸子侍不感而嚴僮僕忻忻如也其約身謹行之

效類如此居常循循恬簡不以材智先人然與公游者莫不敬讓之其斷獄每傅輕文不以得情為喜與人交溫溫若恐不得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揚其美衆人皆樂其長厚至於利誘勢怵則屹然山立不可動也居外二十年不以書干中朝貴人頽然自守而已由河南副使擢江西叅政以至為都御史於河南僅二年而四遷本出太宰靈寳許公所知太宰故為左轄於浙江與公同列知公特深然公始終未有一言於許公也公諱

鑰守布準別號淩川生於成化壬寅九月五日距卒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生子偉繼娶畢氏生子佶皆能讀公之書補衛學生妾張氏生子佃女子四人長適廣陵右衛指揮葉大亨之子鳳儀宋氏出次許儀州前衛指揮錢鏜之子其其二人未聘皆畢氏出孫男廷言偉出也

尚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公諱源守士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

登乙丑進士初仕為户部主事轉員外郎終尚寶司少
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楨父明封户部主事妣陳
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從自唐郡諸著姓而
清溝之李為獨舊封主事朴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
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
七十有二配莊氏封安人子男六人女七人安人無子
有女四人男及餘女三人皆側出長女適先大夫封吏
部考功員外郎王㫷封太宜人次適黃確次適留志業

次適邑庠生蔡紳皆安人出長男治懷郡庠生娶周氏孫女一人渶懷郡庠生娶楊氏孫男一人曰夢蘭聘僉事黄鼇女孫女三人沖懷娶太守張志選姪女孫男一人曰毓蘭漳懷未聘女長適户部主事徐榮長子用賔邑庠生次適教諭朱廷貴介子東啓皆出高氏滂懷娶王氏孫女二人淳懷未聘皆出黄氏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東郊玉枕山之原公生而簡重凝峻頭直手恭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媟

嫚之語不敢至其耳為學官弟子已有文高伏人而行
潔禮莊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
跡所履直以繩引絶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
其顰頻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為角觝之戯於前者友
人皆舍書就觀公獨取所購書著袖中獨坐人皆誚其
為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好義遠利篤於天禀而修之
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屢試其文異之奬待滋甚
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偶有所謁卒業成均文試

第一京師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於四方家而有之故相楊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令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於都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為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於榮利已如此為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稽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綴貨贈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為贐公拜而受之使

還除戶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人一人董視之中
貴人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為姦利事憚公嚴恪數
治酒饌為好會冀娛公意公舉盃濡脣而已中貴人知
不可動盡一歲中斂手不大為姦恚不得恣所欲則構
兵備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擾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
中貴人罪狀事下部尚書孫公九峯歎為得職每舉公
官氏稱於曹中以勵屬員數為冢宰馬端毅公言公值
逆瑾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遣轉饟遼左

故縮其期除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晝夜行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時翰林楊公已為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遼左楊公問公何在公若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馬冢宰孫司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為逆瑾憾沮然公念父母不置勉强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曰吾願畢矣疏乞終養父母孫公勉諭再三察其誠懇亦不能留也是時瑾用事未張孝宗之遺澤猶存士大

夫習於晏熙髙重不樂去職公之去人咸以為難薦紳咨嗟瞻送塡溢都門有賢大夫之嘆事親養而能敬迎於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食多寡衣服寒燠具適宜節陳安人好怒女御狎侍猶不當其指日數十怒公在側則懽竟侍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俟三年而歸蓋恵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自與莊安人舁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蹩躠然行也女侍苦公爭走代公曰非為之使欲以用勞為小孝耳且

吾自勝之不為苦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為逸樂會多微時所交公親為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視肴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徧奠在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為挈裘束帶扶持登車未及盛衣冠以俟或大醉手煮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臧獲迨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扶叱咤不至犬馬服御器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怒

又患痺不得有所為益恐公惻怛寬曉曲為掩護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譴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及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銖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墝埆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朴茂公歿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坐者渥丹立者垂白匕箸盤觴之奉溫以愉色泉中傳誦嗟歎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為不及朴茂公歿於古禮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悼感疾嗚呼

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賀公應曰吾養二親自不及祿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反老而為子孫謀祿耶言者屢薦於朝故相桂公萼為吏部尚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久之少傅方公獻夫代桂公為吏部選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致仕方公於公同年進士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文史自娛所居近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賓病足不喜出遊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

上清夷恬曠脫出塵壒其趣絕去留連杯酌以山水為
娛艷者遠甚無他玩好尤屏淫聲平生不御絲竹與人
談有及物價市利贏縮低昂之說即口塞似不能言至
於陳說理道揚搉風雅亹亹有韻如巨木撞鐘鳴聲應
叩聽者忘倦成灑然有得自謂發滕工古文詞以左氏
為宗雄偉典健其語所獨到斵破規矩亦自為方員一
時贈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皆以為不得所
託行尊輩舊學為時師尤不自標特謙沖下接好奬誘

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一行之善一句之工寵
借嘉樂惠人人不聞清約自將甘脫粟之食衣裘不能
具襲裼纔取蔽體蒼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已始公為
布衣朴茂公饒於財衣食不至苦惡人見為豐既入仕
處顯矣清約如此又見為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
日人自以顯晦異見耳郡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敬
旬月必一造其廬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
然不以他事相溷久之其敬彌篤遂論為先進之交及

去爲他官廢居異地猶好問不絕若句吳顧公可久四明屠公倬是也二公並時名流惓惓若此必有得於公者深矣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公所以答之者亦若是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公有詳畧大指以公爲廉孝人也公之材不見於位分事守其文章議論又不施於郊廟朝廷徒爲鄉黨閭里所歌誦其歌誦者不過以公爲有至信篤行高尚雅退君子也固未能信其見於用者之何如使公當

正德初不去有諸名公之知嘉靖初不堅卧不起有諸巨公之力欲引以為重必馴致通顯有當世事功然公去之早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趨舍去就豁然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當世事功彊敏博達者之所易至於趨舍去就當於義而能勇則有當世事功者或難之公優其難而其易者顧有不可信耶公自起進士凡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人所遺殁無以為殮諸子貸於人先大夫歸賻財而僅成禮今其葬鬻田而

後辨諸子常不免於饑何其貧也始公宅燬於火久不能興竄伏草莽瓦礫而寓其孥於他郡侯王公士俊慼然嘆曰及吾為守而使賢者無以庇其身吾之愧也議捐貲助之公皇恐不敢聞命一日以可否問某應曰此古道也古者邦君諸侯尊事國中之賢衣敝為之改造當食為之授飧又為築夏屋以居之渠渠然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中授室築宫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於古誼公其勿辭於是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

庖㕑不能完嗚呼可謂貧矣公用不究於時而行施於一鄉所謂殁而可祭於社非先生其誰缺然未舉是諸子之不肖而小子之罪也日月有期蔵塗將啟謹次序歷官行事論而著之以諸銘公之墓俟觀民風者采焉

封雲南道監察御史東溪陳公暨配贈太孺人賴氏行狀

公諱樂字堯和號東溪其始由光州固始入閩爲泉之晉江人而定居於南安之梅溪山者公之五世祖君錫

也君錫生維善維善生懋懋生英英生恕號梅隱府君
公之父也世有隱德不謀榮進公為兒時即卓犖奮發
蘄以藝術自致脫跡畎畝之中治毛公詩心好之日夜
誦說解析闡有為毛詩學者即購得其書閉户讀之猶
不惬其趣迺裹糧徒步往莆陽尋師留館卒業非歲時
祖考饗祀父母誕慶疾恙未嘗辭歸雖新有婚無毫髮
維戀意四詩之旨大明文采蔚起試補邑學官高第弟
子莆士與游咸讓公公亦喜自待而值督學憲臣其好

立威諸生就試無大小過輒以檟楚毒之公素負氣鯁亮以為非待士禮投筆裂紙棄歸山中學官具言陳秀才經明行修不可使去有失士之謗憲臣遣學官招之公曰所以不試者欲長往以明志如往而復返是要上也竟不返内子賴氏恚謂公本刻苦讀書為宦達乃不能小忍以就大事公顧笑曰以老萊子有逸妻而不能為乎而子尚稚然氣貌異人吾志有屬矣胡必自為賴氏諭公指相賓怡怡有考槃之歡其後賴氏卒而公所

屬志稚子已長起家為嘉靖十一年進士以材行風節著於朝是為今雲南道監察御史君儲秀也明堂禮成覃恩廷臣封公如其子官追贈賴氏孺人御史君方銜命出使二廣督視諸州軍事過家覲省族戚士友皆來會公衣繡衣冠豸冠尊於中堂御史君跪奉觴壽榮樂備至人莫不嘖嘖歎慕公奇其信已之決識子之早善御史君之能立身以遹志而悲孺人之不逮榮也梅隱府君以室曾氏未育娶蔡氏副之公與弟禮艮皆出蔡

氏久之曾氏生子澄公左右事曾氏無方俯與澄友率因乎心曾氏感而愛之其在曾氏忘其為蔡出其在人不知其非曾出也居梅隱府君之喪號慟摧絶弔客不忍聞其聲治喪取宋大儒朱熹所輯家禮行之里人漸有化者居曾母之喪致哀守禮如居梅隱府君亦以所喪曾母者喪蔡氏卜葬得吉地龍蟠虎伏水來自前抱縈不洩合堪輿家言其地乃在所居山中人跡之所交積數百年無從發之實發自公人謂造物秘靈孕秀以

暇孝德營治寢域志於無悔不惜費鉅又不與弟兄較計問費孰當出幾何立鄉塾以待族子弟之俊而來學者塾師之至賴公安其身以尊其業姊妹二人其夫之卒待公之木以殯其遺孤之居公之居公之所築其衣食公之所解推二氏之煬戴公如慈父絶不以色見德自謝學官還山所以為生不越畜字播植之事力勤用約生日以厚歲凶弛租予農人不責常數農人皆願田公之田以益墾與人居晏晏敦至赴人緩急無愛於已不為

悱絶幅斬之行亦不為燕惰阿媟在衆中有所論議意不亂入必明已是不茍合以相徇好告人以不善以故多齟齬然其開豁洞露肺腑畢見亦莫有怨者或初不能平而后深以為恩以子封旣貴矣朝衣冠取如制不隱君賜而已未嘗為華侈自張鄉人舊與公游不見少改於故至城府與郡大夫諸縉紳為禮非意所好每出山不數日即返曰是吾所安也御史君在京師使出過家公寓書累幅立訓蹄時要以守身奉法完潔正直為

本不依於他未歿前數月自搜篋中所藏貸人錢粟券火之不復籍記名姓後有自言願入所逋御史君以公意罷之御使君竣使事還公病作然不害也趣令疾行不欲使命宿於家御史君不忍去左右留侍者久之而公病甚啟手足以歿士大夫賢公勉子之義與侍御史奉親之終為得於天者厚也孺人賴氏實生侍御君賴於邑為巨族孺人生而孝敏在姆不煩幼習書操筆輒成點畫授孝經列女傳誦不待數已能舉其文父母鍾

愛甚不欲以歸凡人選而得公公之游莆陽孺人不以
嬿婉之好係公且贊之行堅其久於外而毋數其歸以
身任舅姑之養公往來莆中專於前向而無還顧經明
文起由孺人之在內也其謝學官還山孺人始以大計
望讓公及感公言幡然以隱居為娛佐之侍親力本識
有過人者事舅姑曲得其心一錢尺帛不入私槖惡衣
麤食以給朝夕父母之口體常足於甘煖曾氏性嚴公
又非其出也有意苦孺人用察敬怠孺人既孝謹又敏

於事曾氏不能苦之亦不能得其過愛孺人滋甚公友諸弟孺人内諧妯娌以悦其心一門之中嫡庶並處無異言聞於人梅隱府君之病公游莆陽未歸孺人視藥進食目睫不交迨於累夕忘其身之𡧓也梅隱府君疾革遺金百兩屬曾以此為樂見游學之資孺人方哀毁不即取公歸無所得孺人終不言侍御君幼即不以嫗煦為慈課督嚴急誦書非夜分不遣就寢躬執女紅以侑之間則跪侍御君於膝前語以人事興衰家世起伏

及公自負氣謝學官之故且曰父已屬而大計矣語畢泣下沾襟以激其志接内外族婣有禮馭婢僕嚴而有恩自歿至於今餘二十年姑姊妹弟姪與婢媵之追事孺人者言之未嘗不念且涕也是可以為賢已㝵始識侍御君於京師君方為進士心敬而友之侍御君語及其母之賢而不逮養涕泣交頤使余不忍舉首視丙申已亥歲余兩以從官之便歸覲獲見東溪公明直寛温有德君子也至其論世風得失民生利病人行事上下

目覩手捫井井然可施於用但跡不過耳侍御君以善為養而心能樂之不以世俗膴膴榮豔之態薄望其子而畀侍其身尤非人所能及而余獨以婣婭游從之雅察之為密而聽之為詳而知侍御君之著於朝者固有所本於家也公生成化癸巳正月七日卒嘉靖庚子八月六日孺人生成化己亥五月十三日卒正德丁丑九月十五日生男女皆三人廷實廷果蚤夭長即儲秀長女適晉江林續春其二人亦夭公繼娶蔡氏生子儲材

補郡學生儲秀娶晉江謝子䇳女生三子長學袁聘某之第二女次啟袁聘故南京通政黄河清孫女次憲袁聘刑部主事王時儉女女三長適郡庠生賴統次許南安王賦之子次許户部主事鄭普之子儲材聘安溪林森女賴孺人之歿東溪公以嘉靖戊子十一月十日葬之梅溪山仙雉原其葬未有誌御史君卜以嘉靖壬寅月日奉公之柩合葬以從先志而以世次行事屬某曰願有述也將以請當世大賢君子之有文辭者銘之謹

譔次如右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蔡勉菴

公行狀

公諱祐字體順別號勉菴晉江人以辛酉鄉貢進士始仕為廣州新寧教諭改杭州海寧遷湖州府儒學教授致仕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高祖子和曾祖真生皆有隱德祖紳由太學生為廣州照磨居職辦治材浮於官父寬號恂軒母梁氏公生於成化癸巳正月

九日卒於嘉靖庚子七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八未卒前兩月季子克廉道卿君以留都主客郎中拜貴州督學之命便歸覲省公尚無恙道卿固留不欲行竟啟手足以終大事公生而謹重醇慤為兒時處羣中耳目瞻聽無邪羣兒皆貌之不敢狎梁孺人早寡以禮自防專室而深居公弁數歲哀不見其父擗泣發憤期於成人稍長讀書記誦甚敏尤深於研究抽心繹腑如絲有緒循而緝之丈引尋續緜緜不絶家貧不能得書梁孺人

斥嫁時簪珥易之猶不能多買公就肆中取觀他書良久還書市者問曰君已得書耶乃還我書公畧舉一二篇誦之不失一字市者笑相目曰蔡君乃以賜為經笥然不以敏洽自喜專沈好思每一編書諷讀數過人見謂了了猶披玩不置卒與人説近證遠喻左參右伍窮極條貫煩而不亂人服其精約不知其敏若彼所居一齋兀坐竟日庭中草長數尺或招之他往輒却之曰吾方與古人相揖對於簡冊之間何暇從諸君遊乎闤田

南山先生以虚齋之易講授往從受學既盡得田氏學
間以新得與疑義走問虚齋虚齋先生曰我學蓋如是
遂傳虚齋之易推本其說弘演旁通轉以語人户外之
屨常滿弟子以百數十輩其去為美士成材自致通顯
由公發其指也潛心大業以興起斯道為已任嘗曰聖
人可學而至學者勉之耳因自號勉菴篤信力踐惟古
人之務同不以徇俗為意最好宋大儒朱氏家禮講肄
行之家貧其於作堂寢具器服物品不能如志而意常

合歲時朔望祭薦謁告其先如其存時齋戒誤具親潔告成必敬必信冠子祝以三加宿賓醴父母有儀諸皆帥是惰慢之氣不設於體行旋周折具中規矩造次未嘗見其疾亟變武作息食飲具有常度徹至几席杖屨所常安置不越尺寸大會廣坐談端蠭起沖沖似不能言有間少寂徐出數語情忠事核坐中莫不側耳談者或爲之息或聚𠸄盡喧獨頹然面閒遇有發意見藹而已推誠遇物終始不見有片言之二其行未嘗欺人亦

不逆人之僞事梁孺人左右不違身與妻子食麤糲之食上堂之味必備旨甘告方而出及時而復雖暑甚倦極不脱衣冠而侍恂軒公兄弟二人其弟不善為生議斥居宅賣之涕泣固諫不可乃從之賣盡歸直於叔氏而奉孺人獨居一室備極窮阨叔氏耗其賣宅金盡徒手來歸又羸然疲也公見惻然曰叔氏何憊也虚其宅以處之躬調湯藥食飲以進不以傳染為恐叔氏竟病卒竭有無以殯之孺人屢嘗為叔氏所苦見公待之如

此顧謂曰善斯汝父之弟也雖我亦不以往事為念繼
而泣曰廣州公有子三人惟而一身耳吾所以用苦勞
瘁而不悔者為蔡氏之祀也亢宗榮親是在汝矣公長
跪大哭奉以周旋辛酉舉於鄉赴春官名在乙榜公欣
然曰亦足以為吾母養矣遂赴銓授廣東新寧縣教諭
奉孺人往孺人心樂之在職二年孺人以疾終哀毀踰
禮諸以貨賄為賻銖髮無所受匍匐扶喪歸值道梗前
後行者俱陷賊中獨識公為賢孝人相戒勿犯孺人之

魂無恐新寧故稱之材公親為講説經訓訂論文藝循循誘奬不為頑惑有所厭怠而以明德為本躬行化道之末及再歲士皆悦附動變其子弟以不知詩書為恥其父兄以子弟知詩書為榮自是士屢以名登薦書聲物與諸名邑鉅郡相菑其敎海寧不異新寧科指士之嚮慕興起益倍新寧時已徙湖州諸生爭畫像乞留衣帶其敎湖去湖亦如海寧時自安定以後師道之廢久矣公來而學者各自以為得師始知以聖人之道為必

可學士有不能為仁義道德之言者則慚於其輩在浙十餘年監司考第兩浙學官輙檄公第一而中丞許公銘督學盛公端明尤為知公相見必稱先生不以屬職目之公已倦游思歸力乞致仕盛公貽書相勉竟不可留湖之士大夫弟子相恨以失明師監司長吏亦為湖州人士恨之歸日囊無百金有書數卷而已力行節儉以課子姓常着故為秀才時衣履以居於世之紛華富厚泊如也以道卿君貴封主事公不為加惟衣故為學

官時衣帶以出或徒行道中人莫知其為封君也道卿仕宦最貧而才名日盛公聞其貧也喜其名盛也憂道卿為比部郎中守法失上意詔逮之廷杖之公聞其杖而將死也憂後聞其不死而竄也喜公於憂于其憂喜若此家居春秋高嚴勑不渝一日雞鳴必興危坐堂中諸子升揖考問所業加以訓戒道卿仕宦十二年蔡氏無子弟僮奴為鄉里所苦絕不預聞外事鄉人有所好惡相虐為寇惟恐公聞有以公聞恐之或相謝而解其

聞於公而得一言之平自以為無怨不以聽於有司公道成德尊道卿宦業日起然人敬慕公者不以道卿故而公所自處亦不為封君也有宅一區曾祖所遺以蔽風雨無以處諸孫公獨屏居廳側田數十畝僅給朝夕歲凶至貸粟而後給公恬然自得而室人亦不以讁公蓋公之道行於妻子矣田宅既無所益而內外族姻貧者數人待公之粟以食割屋地數十尺以與少所受經師何氏處約而好施其天性云其在海寧友人典銓欲

以無錫縣尹授公以書問公意所欲公怫然曰是問何為將以為市耶不報卒不果授而徙潮州故公前后十六七年仕皆不離於學教績最著人亦以是知公而公在新寧時當道嘗檄公攝邑事公檢校簿牘所當上聞下施條其可否所宜張置自署其指以授羣胥使治文書且請且行吏目動相懾不敢為奸受賦徵徭與為期約不督而集數月之間邑以静治其小所試輒以効見然世無所知公之才者則公之所蘊其不酬於世豈少

哉公之歿學官弟子以公之德學行誼列上官師轉聞
監司部使者是之令官師以禮俎豆公於學宫泉之士
無賢不肖長少知不知聞是舉也皆曰宜嗚呼論至是
定矣公本守朱氏學而道郷閭王陽明公之學於諸友
間歸而於家庭論之公爲之辨論久之公喟然曰是非
王陽明之學而宋周元公程純公之學也頗嚮意究竟
而遽以疾不起嗚呼惜哉然公之所樹立已卓然爲時
名儒是豈不足以死耶先大夫實受易於公之門荷知

獨深而其與道卿為友公所進以為可教也嗣世通家

公之歿不得臨殯而哭慚負恩誨惟是講習公之事行

為詳又僭能窺測學術之一二故敢掇緝懿跡次序其

語以自附於門人子姓之誼且俟銘公之墓者采焉謹

狀

儒林郎順天府推官易愧虛先生行狀

先生諱時中字嘉會本江西南城人南城之易自太原

徙東晉後周世有名人宋淳化淳祐間仕尤有顯者其

籍於晉江由凱二公以歸義入泉是為先生高祖生道章應觀是為曾祖及祖應觀生欽贈文林郎夏津縣知縣父也母胡氏封太孺人先生生而醇靜不與凡兒狎毁齒從師塾遠於家往來早暮不失晷刻行過市無遊視蹭步坐市翁媪竊識之終始如一日曰異哉誰家兒在塾執業熟矣猶守案坐誦同塾兒誘之戲不可或靳之不為忤時摘誦數句不絶口傍兒笑曰獨此四句患忘耶應聲曰誦久有味非為忘也塾師駭問之知其性

近於繩準而章句義味殆心所通矣比長彌究經訓潛心儒先之業蔡虛齋公以儒學倡明一時尤精於易從游多名士先生一旦不介而謁公厠於末席方講孟子知言養氣之章公舉以詰先生先生酬應有條理公頷首久之同輩皆側首盻末坐名爲之諠公語諸名士曰晚得此士吾易不孤矣呼爲小友尤愛其德性自是游日益親有同列所不得聞年四十始舉嘉靖壬午鄉試蔚然爲碩儒舉送官皆大喜以得一人而榜重也已丑乞授

東流縣教諭邑介江陋守陋鮮文先生日坐堂上質難
諸生經傳諸生瞠目不能答因為條折大體敷暢微旨
歷舉前人訓註孰得失以相証發諸生皇汗沮屈先生
弼下其意易色牖之隨材導接不困以所難諸生雖終
窘於文已知据經演訓矣則為開說文行先後榮華本
實之辨諄諄懇悉遠利秉禮身行其言非以空言感諭
人者諸生傾聽轉相語漸以不義為恥後進今有記其
言邑鄉大夫宋御史公邦輔彊直廢居清介絶俗與先

生游甚密去東流贈之文條其美十二曰明道術曰復古禮曰育英才曰敦風教曰擇師範曰優儒紳曰揚節孝曰禮耆年曰篤孝思曰協儔侶曰勸廉靜曰廣慈惠不見其文而數其目師儒之美具是矣宋公以為無愧詞也浙江甲午鄉試聘先生往内簾權積輕久考試官有其號耳先生正色舉職精閲而決取外簾不能奪所得皆名流乙未陞夏津知縣歲旱蝗大起先生視事吏進牘白署揮之曰非所急也即出舍素食白衣甞履徒

步請禱有神必舉從者不堪痵苦先生羸然病體獨勝之精誠至而忘其憊也天乃澍雨驅滌敺厲蝗去而邑得歲齊東最患役重括民屋居桑棗牛馬以定户上下先生惻然曰役非吾所得遽蠲惟毋使司役籍者妄上下之庶以均為寛耳籍出民無以役不當户慂者受田稅使民自執量權主受者莫為虐邑訟故寡先生曰吾為之民將多訟人怪其言戲每訟至者皁隷屏立廊下扑偃於庭民不怵惑情實俱吐即以其曲直還與之鞭

贖都弛其重者撻遣而已民有欲言於官爭來言得其言輒去庭中絡繹有言者民始曉邑公無戲也上官多移獄夏津比罪必於情法不視上意所向獄比上或忤意被譙讓恬不為改卒如所上其愛民惟恐費之視一錢如膏血至葺治城垣脩飭學宮有所當費以義諭民使自差次出費民悅而事以集獎訓邑子如在東流復為延名師餼幣不以費邑子弟彬彬多成材暇則蒐訪故牘舊聞輯次成書而夏津有志邑之文物遂有稱東

郡化去昔陋武城大水檄往視之具以實上監司迎撫
臣意憚以災聞駮其議先生仍前議益以危苦詞持議
踰境謁監司言武城窮哀狀曰稼為棲苴彌望汚洳矣
民脫魚鱉者尚露立廡伏忍不速救武城其無民乎聽
者始感氣待之卒内懸感動得奏賑蠲其循心而行必
守所是不顧計他人喜愠事多類此云在邑四年撫按
交章論薦吏部覈其廉良召試臺諫先生以年自實不
就試當得郎曹而澹靖無他門竟除順天府推官京兆

俗雜難控馭臺省諸署臨之期會繁數人謂夏津之治
非佐京兆所宜先生曰京兆視夏津大小殊耳民貧急
當恤上官異同多不可徇吾以小治大第恐弗勝無非
宜者所司刑法常兼治他司多偎微猝索勲戚璫寺寄
屬紛拏霽顔侃語慰遣之失所寄而不得怨隨事捄補
施澤少而力尤勤俸廩屢空貸於鄉人蓋京師浩穰游
接十倍夏津其不取如在邑日故昔無不足而今乏都
御史胡守中不法下獄有旨推勘先生被旨蒞事窮其

奸狀贓數千在位有為胡左右内憾之諜中以他事先生方以母老憂念䟽乞終養都人榮其去先生去夏津人思之繪像以祠寄其思於石臨清林比部公瓚實書其石以宋仙居令陳襄為比葢確論也人閫舊邑公乞還老稚不戒而集韋攜數舍迎舟於河側曳挽後先持棗栗脩脯以獻先生為咲一二而受之皆叩頭大歡聲載兩溪循河畟畟不肯去及去哭有失聲者時金陵王公以旂以中丞赴留臺聯舟河中嗟嘆之為賦詩有斯

民信是同三代循吏元非拂衆情之句至家築一室奉太孺人以居昏夙起居出入告省有恒節造次必於親側視所敬愛竭其情禮友二弟掩過掖美用意曲至家人有不及知捐父産與季弟買田贍寡妹之守節者保誨其嗣子如子故給事史公于光之夫人先生姊也事之如母異母姊二人家皆落審力所能營護周旋其間皆以懽太孺人之心太孺人年九十一而終先生行年七十矣毀瘠殆不勝喪弔客悲之送葬徒跣扶柳車哀

動行路宗黨稱孝焉夏津武城二縣人思之不置列上
其政士民無異詞祀先生於夏津儒學之名宦祠武城
亦奉主配故郡守陳公儒之專祠世侑享焉去而見德
久而不忘豈私智小數所能致哉先生生成化癸卯十
月十六日卒嘉靖戊午五月二十五日年七十有六娶
郭氏贈孺人再娶楊氏封孺人子用徵國子生娶莊氏
繼娶楊氏孫象深庠生娶蔡氏早卒象奥娶莊氏象昭
聘參政洪公富之孫女孫女一人許參政黃公潤之少

子伯農二公皆先生友也女一人適庠生張志遂外孫守謨守詔守詰守論詔詰俱庠生曾孫女一人象深出用復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一日之吉奉葬於南安三十三都之乾頭原其兆先生所自卜也先生形癯神清溫恭而莊和氣溢於面目語不華蔓無忤人之容而有浸漸醉人之益無驚世之論而有篤近扶世之憂一見知其有道君子也淡菲由性加不欲以疾憂親尤寡食色之好居常泊如也與人交情摯於文久而味深規過攻

慝不為遽切常以微詞感諷謙抑恂恂若可玩易非禮義所可決不以徇人在齊東故習州縣事中丞御史監司用輿臺禮同官漠不為恥先生跪起呼贊用下士事上大夫之儀張御史者威虐甚内不堪其忿詬曰易某侮我或以謂先生先生曰以禮事上為恭以非禮是侮也御史自倒其恭侮吾不誤也中丞其入朝郡縣厚其賂獻先生入謁持在邑所刻虛齋圖解數冊而已中丞知夏津令不取亦不責也自號愧虛志不及其師有問

先生為名位不如師昔所期而愧耶曰悪為是吾所愧於師者沒身焉耳由其言其志可知也先生傳師學教授生徒數百人未嘗自出其書曰蒙引一部足矣細翫熟復可也自為說於師何所加祇不及耳且有西河疑子夏之嫌也其篤信服遡若此學專一家不務該泛間語某吾以羸疾不得致力於書甚恨寡徑先生誠多疾其不務博要以脩質反約為功某知其以微詞教我也某罷河南閱歲而先生乞還侍游於家十有七年雖不

副師誨知其學術事行則不後他人故用復委狀先生之行而不得辭嗚呼木壞山頹仰放曷所文劣而事核惟宗工鉅筆採擇而章著焉

中順大夫永州府知府唐有懷公行狀

公名闕字闕常州武進人武進有唐氏由封評事公伯誠始實從自淮生五子次子復以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為平樂知府有宦蹟見一統志第五子封給事公衍生子貴庚戌進士會試第三人為户科給事中以清慎

長厚祀於鄉公之父也母封孺人周氏戶科公卒於官
公年十三歲十六補郡學弟子員二十八舉於鄉是歲
周孺人歿凡六舉會試不第就銓得信陽州知州滿考
以多奏薦合格得恩進戶科公階奉直大夫贈周孺人
太宜人陞戶部員外郎轉南京戶部郎中居二年乞致
仕時年六十二歸十一年以疾終嘉靖三十四年七月
初一日也年七十三妻任氏贈宜人子三人順之春坊
右司諫正之郡庠生某氏出孫三人鶴徵䰟徵夢徵曾

孫一人女六人適布政司叅議董士弘書箕劉大中翰林院編修王立道監生賀鎧監生左丞庠生沈闕孫女闕人適白啟京孫皋公始孤母慈之甚而教之特嚴公雖幼已知感尅自奮發夜讀書或倦假寐母怒唾之曰兒不思嗣父之業而昏瞶若此耶唾垂垂如纓絡公不敢拭後不復倦也母没讀書時輒泫然曰今日欲得母唾安可得耶少侍父客觀客奕父叱曰汝可宜觀此常與友人飲至醉嘔公使人取骰子詈曰此物作祟也擲

去之遂終身不識奕亦不復畜骰子非徒不違其訓自以生無事父之日而養母之力未備以是致其思也痛心恨慕老壯如一日於孝天性也取詩有懷二人之義以自傷因號有懷汲汲人倫獎誘名教一本於痛慕之實其諸躬行所以充愛敬其親之心不敢慢惡於人靡事不然其剛捐內辨廉取而擇受果退而恬處常恐失身以貽先辱守之沒齒不以既衰少改也信陽當孔道館遇過客供帳使費不貲公裁之使不廢禮而已不以

銖髮妄費爲取悅買名聲地也過者或不能堪比詢公所自奉極潔菲不敢怨有起敬者部使者行部聞公廉而未審也逮里甲一人至庭誘之使言曰州官費汝錢幾何第言之吾追還汝所費錢其人無所言則必毒刑恐之遂大呼曰寧死不敢汙州官也復逮他人至者皆如之僅得其擅用三百錢鑿廨中一井然後審公之廉也按察分司逼城分巡以城樓不利邸舍欲徙之時旱蝗公恐煩民仰天長吁分巡怪問公荅曰方視飛蝗多

少耳分巡戚然憝竟為公止州置衛軍民雜居軍買民田倚戎籍租稅而不徭民役彌重破産公曰若此不已田皆折而入於軍州必無民矣按田校第其産役之如民武人始訌交煽公不為奪民以大蘇其聽軍民爭訟則平心決之不私其民武人退服其公也富民死遺孤方數月族人爭其産訟于官公一見曰嗟乎多財而當强族是呱呱者死矣因為三分其産一與族人一給育孤者費而一以待孤之長畀之判訖令抱孤至前孤忽

大笑有聲似解公所為判也初籍其家財多奇古玩物公不目之一以還其家斷獄務在生之信陽俗多椎埋攻剽有司斷死刑歲緐然濫者不少矣公曲為求情得其可生者諍之上官不得諍不止生者非一人每諍一獄得入内輒喜曰吾今日活一人矣家人怪其食飽蓋有所喜云有勢者誣其怨家七人為盜挾分廵之力以要公公不聽則搆公於分廵公不辨亦不恐七人者竟不坐分廵甞誤出真盜案將下公抱獄具往諍之久而

後悟其誤也公雖務生人又不茍縱若此有貨郎商於外歲一歸其婦有所私殺貨郎託言商不歸人未之覺也久之買田產族人疑之以諜產告婦與所私者懼露走湖廣公謂失尸則獄終不決徧索之得尸水溝頭頸繫一草繩面如生方罪人未得公為之累夕不寐忽聞户外有嘯者公曰此非鬼物其為貨郎乎必為汝復仇毋急我也嘯者若變聲唯唯如是月餘公密禱城隍出私錢選善偵捕者遠購果得之獄具斃罪人于獄嘯者

亦息在户部勤職守法最為尚書梁儉菴公所知一日

本科缺人梁公顧謂左右侍郎曰公得其人乎莫踰唐

員外矣梁公剛介綜覈屬官鮮當其意也其赴永州命

子司諫壻編修王君作祭周濂溪柳子厚二祠文至郡

謁祭新其廟宇而加禮元公之後所以施於民者期不

負元公之學永事簡民厚一與之寛靖不擾闔郡晏然

朴楚偃庭中皁隸植民立自以為樂其生公亦自喜以

為得郡宜其所長也晨衙獄吏報囚增一人即蹙頞曰

顧未能使獄空耶楚俗最苦客户游民永民厚易苦游民恣苦之其最為苦者强贅也當室有婦新孀游民輒推一人為夫而孰為媒孰為主婚皆游民自相推擇擁之入室不問娶肯不肯也壻其婦則子其子而有其財久則鬻而他之公訪其魁傑久恣者置之死弊以頓息永民手加額相賀道桂民與傜獞錯處蠻夷喜亂居民又易欺愚紿詐之故永多傜患公以恩撫循熟傜以致傜傜酋闔咸信相率詣府有持崖蜜為獻公取蜜封嘗

之而反其餘豪酋叩頭感悅以大人不疑而無所貸也其不可致者設計掩捕得魁首鄭仲義等百餘人殲之而痛禁民之欺愚猺者使相安全永以無猺患壬寅秋瘴大作氣起處如飛絳雲觸者一縷輒死死者數萬人公為文禱之自畨方藥分投之營捄護視不憚勞瘁早出夜休左右以為諫公曰吾恨不能身代民死而敢愛勞乎瘴漸止訪屬吏死者厚給其家歸之不能歸者葬之為壇而識之民死不能葬者予櫘而令什伍相收掩

民忘其札是時麻巾半城市公出不及避往往脫巾公垂涕揮手止之作莫脫巾謠永民德之傳誦一日徧諸邑先代唐刺史有惠政血食于郡永人為之語曰前唐後唐云民方相得公既決意謝去上下固留之曰吾非困于政量力而止者吾在家手中不能留一錢而為民撙節財用件折錙算便有條理家事掛口亦厭治官事精力鼓舞常有餘未明而出當食或輟至夜分方罷而不倦也顧吾所施為在吏民耳目豈惡不勝任而欲去

哉吾年將及宜去不善事上官而性不能忍辱宜去世方尚竿牘遺贈而吾好為民惜財無所辦此宜去且吾為州欲去者數矣今猶不決尚待何日友人周君振為巨津知州謀于公公曰七十歲老翁乃曲腰作萬里蠻荒吏耶周君遂致政於是留者強聒不休公曰吾不忍負周巨津也公之自引非為愧周君然其與人謀忠而所以自為者有如此公本坦夷無機世人一種巧備潛中目探耳取言餂笑刀之術生而不解淳如也既家居

益委運任心文史之外寄興於酒並以花鳥自娛親友為致名花竒鳥公躬灌培呼飼之如理家事鳥鳴花滋對之欣然闢一圃圃故有池疊數石為小峯曰山水盡在是矣未嘗逺出游覽與鄰翁田叟飲啗然極醉衣冠之會强頳其間見其機鋒迭出或背面相訾詆歸輒自悔然性不為拒忤時復强頳之而復悔之有司慕公風誼欽重有加公亦加禮於有司往來不廢然未嘗一語及公事族戚有事不得已為之請人皆信公之無他不

以為有請也邑賢士大夫毛古菴公徐養齋公與公游處獨厚皆以名檢風敎相敕人仰之無異詞尤以公為樸質而近自然也性儉甘淡素衣屢澣之衣敝則補綴之自食菲薄無客未嘗割雞及致客則營辦求豐若恐客不得致也未嘗妄取一錢於人有錢在手則餽遺舊戚周振貧乏隨手輟盡既不善籌算居積未嘗妄取而又喜客好施也自始筮周孺人置田三百畝有屋一區為舉人二十年居官十七年致政家居十一年增田百畝

而已孤時嘗為仲叔所虐既貴叔老敬叔而撫其姪如
有恩者一從弟孤貧藉公有立偶酗酒手斧向公公曰
汝醉耶因呈恐墮斧公待之如初其人悔改受孤托於
族戚故舊頗多一一為之盡大節隱行不愧其心方寸
灑然常樂也閔俗悼政若力不能捄而引為己憂嚬眉
戚戚其外常若有不樂者分別善惡好惡不妄有市人
以己子與兄子均財公嘆曰吾不如也薦為鄉飲賓其
人自以市人也避不赴公每對人言之邑子某逆其父

父至出矢言訣之終不食女粒米邑子公同學友也昌言詆斥之且曰不言之晳學者使黜之不止其人旋斃乃止信陽孝子趙諆庠生也制終廬於墓次不忍入學公造廬敦請之有媪送夫喪道觸棺死孤方十歲公給米贍之月令其族長攜孤詣州受米實欲月見其成長也永州屬員知州某有母年八十餘度不得見子而死寄髮一縷寄之而居州如故公聞惡之甚力請上官難之曰是素無大過公曰一縷髮足矣過有大於是者乎

卒黙之其在鄉在官所為率厲風教其事類若此蓋所以充其孝悌之實而非於彼為慢惡也公最名為長者古所謂長者務為含胡渾厚不談人過不齒及恩怨公不能藏人過時面折之雖素相厚者是是非非不少貸口中未嘗不言某恩某怨也然人莫不稱公長者非特衆人信公其有過為公所談者亦曰公口則然其心未嘗過我也雖公嘗言與之有怨者亦曰公口則然公未嘗芥蔕我必不報復我也此公所以為長者也信陽州

衛舊常隙公在州與衛官歡然在戶部監十庫與中官共事强則取禍弱則招侮公平心其間中官皆德公永州有南渭王府每招飲公輒往往輒盡醉後公去州郡幾何年矣衛官南渭王之書問不絕也而十庫中官與後共事戶部郎必問唐公宦蹟所在居起何若公亦每自喜曰武人中貴王府皆仕途所謂極難處者我能不覺其然然公未嘗曲法徇之其於物無害中心誠有信乎人者公嘗病困手書與友人訣吾平生無他長惟不

忮不求二字可以無愧至是寢疾復舉以自計曰吾知免矣疾篤命諸子告别于先祠徹薦果公方坐取一果啖之核未吐而瞑面微含笑也葬畢三虞方訖祭畢香滿堂室内外聞之莫知所至乃從靈几前起也臨化實景死後靈響非積功累行氣完真還胡以有此嗚呼如公者生死之際可謂全矣公性喜為詩不鍛鍊求工而藹有風趣至於居官而憂民去鄉而思親友與夫弔古悼亡皆直寫真情有古者本人倫厚風俗之遺有詩數

卷然公謙厚自匿諸子方謀刻之其與應德游公亦忘年輩而友之知公為詳甲午冬其由吏部郎中謫判常州應德亦削翰林編修籍還里辛丑春其罷河南參政應德亦以右司諫為民皆先後相次亦皆及侍於公家公不徒不以失官咎其子且不以其之得謫罷為有罪也公之葬應德謂必羅達夫銘而其狀其行不遠數千里入閩乞文其亦千里赴之遂相與論訂於武夷山中事事皆實錄其固不敢誣長者應德亦不敢誣其親也

嗟乎人知應德之進道不懈而不知由公敎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應德之遯世無悶而不知由公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公未嘗言學而家庭刑範陶成之實學者可以觀矣蓋語公之所以自成則在漢陳寔晉吳隱之之間語其功之在於後世則與宋之程太中朱韋齋比盛矣事核文劣某深抱不自滿斯有待於羅君矣

謹狀

遵巖集卷十七

遵巖集卷十八

明　王愼中　撰

祭文

祭汪石潭公文代九卿作

維公睟是淑精東南之美在類别丰居羣殊趾驟曠道林泮沿藝水既涉其津亦亢其坻鏡流趨風傾彼庶士稽訓先民效思行止望達承塵希景耀砮厲節懷瑜茂

猷祕蒞為時律魁禔禔其履蹈榮惟恭罔有攸訾孰撓
孰澄不濁不淈惠心翌物沖質會音豁喻披雲溥同飲
醴良腆飭躬奉以終始在昔登明遂載厥聲有莘斯彥
莫之與京迺躡清華于帝之庭擢芳景福振翼承明辟
彼皇鳥肅肅斯征在虞翺飛于周雝鳴何食非竹何飲
非霙眾羽競鶩枳集發登翩翩五采覽輝後興武皇之
季艱我天造大辰晻精熒惑習燿譪譪曼著滛淫揚澆
公於其時不懟不恌龢奏濡行約軌矩蹈迨其暨矣先

笑後兆獨公完譽民之攸效黃圖闢啟光宅昌暉帝命
惟嘉為璋為珪售經黼座珥管彤幃太宰作貳珩节逮
輝贊裨廟謨上有道揆體鑒摛朗運斤而揮迺進秩宗
士志共熙媚于神人禋祓具徽大議在廷岳立山巍禍
苟則免福回可幾公擇其間弗羨弗感英英鳳舉冥冥
鴻飛如彼迅矢決自張機瑰組一朝其甘若飴十畝之
間桂枝連蜷巫咸所憐左右洪韓班豹押獺犬螭扈閑
俯藻綠渚仰蔭陽欒樹之香草芳與風宣鶴鳴九皋其

音戾天旼之望之如潦赴川旼望維何云于東山庶曰無疢邦有人焉胡天弗弔降此鞠殃古亦有言人之云亡士須龜筴國當棟梁百身莫贖羣慮惝慌道信運屈用厄名張烏知他日孰存孰亡論歸于世魂返于鄉緘詞告哀昭鑒不爽

祭王少山尊翁封君文

庚寅八月之望王友志達以書來訃曰不弔孤遘戾於天降割於予先人嬛嬛在疚痛何可言年家子其逌辭

香清酌南望伸哀遂為文告于可蘭封君老先生之靈曰嗚呼惟公明明懿誼先民之舊怡心率物迮事肇基惇友恤匱展旅周幾維其德矣亦孔之遺亦既有之愛而知勞造之無斁救以不佻鴻飛憲署鸞峙民曹維其敎矣亦孔之昭約已違辰安貞肥遯擷蘅擘蕣桂芬蘭紉賁于丘園不競不震維其哲矣亦孔之順身之不顯光被昌暉帝命載錫寵誥相輝有莪其冠有斐其衣維其貺矣伊敎之綏軒車結駟高門有伉賢蘭繄玉楚楚

翔翔既庶且碩曰裕而康維其暇矣伊德之祥明畤玄黌其祿光顒精日養日恬攸于攸寧作賓于鄉爲鄉之刑維其考矣伊哲之承嗚呼惟公敦時令美以迓繁禧宜熾而臧篤右命之弗圖弗慮迺喪迺悲聞訃思赴撫義衷欷躅告斯將昭格不遲

祭謝汝湖侍郎乃堂文代胡可泉作

嗚呼夫人世多夫婦乃生乃死人莫知之滅沒惟第美惟夫人榮哀備矣自昔考祥曰視其履閫中之修閨乎

邦里如斯美報獲匪云侈蚤喪所天稱未亡人弔形依景有此寡身逝者如作斯言可申文正惟兄方念宗祀因心則友弗子其子厥子之賢為今學士令德克孝謂夫人母崇以嘉名介之繁祉豈初不育乃報之以异辱交學士館僚伊雅生乎可拜沒哭禮也椒藻維馨敢薦于野

祭翟都憲乃堂文

繄碩人之毓質兮夙秉懿于中閨閑保氏之勗育兮婉

姆訓之所詒厥相攸既獲樂兮偶令德而作儀象𡢃望於易文兮娩樛木於周詩介和祉以發祥兮篤生此岐嶷鳳振輝以鳴岡兮驥驤首而騁逵閟亹亹而宣逮兮陟崇階之巍巍祿及養而色愉兮鼎七九以前施匪旨甘之足娱兮又懷之以嘉辭口若一以播美兮曰有母以成之齊湘頁之顧祝兮指西王母以為期胡大命之有極兮考厥終而受遺靡朝夕以扶護兮魂不害而東歸洞庭波而起風兮天吳矯而扈惟歷襄鄧之脩路兮

人罷市而弔祠備哀榮於生死兮信純嘏而曷悲

祭侍御李寓山乃堂文

丁酉十一月十八日吳郡李母太夫人之訃至山東其子侍御寓山君擗踊號呼受節與符以還于上曰臣松不幸有母之喪不能終使事百爾官政棄不省視跣而南奔某等備員藩臬辱有一日之誼宜有薦奠以致一哀侍御君痛甚而奔之疾也故弗及薦越次年戊戌正月某日乃得再拜遣使走于吳下具牲與酒就太夫人

之位而祭焉乃告之以文曰古所謂為母之慈而義者雖思其子之甚必能忍愛而勉以事君之勤人子之賢而孝者雖迫於君命之嚴而不能一日忘其將養之情於驅馳經營之頃故鴇羽之詩憂王事之靡盬而嘆將母之不遑夫欲將其母而阻於未竣之事而不害為人子之孝陟岵之詩母嗟其子之行役而勉之以尚慎旃哉猶來無止蓋曰其事人之不可不謹且言歸之有日不得以念母之故而輟其共事之勤也母之慈而知義

若此彼為子者外有君命之嚴而內有母敎之義亦安得不抑情以徇於尊者之事乎始朞等受事於侍御之臺蓋旅進而見者數矣侍御君南向望母色慘詞慼若不能一日居於其職而太夫人之訃卒至侍御君之悲寧有極耶然揆之詩人之義則侍御君之所遭亦古之賢大夫而仕使者之所有而太夫人之所不憾者也孝終之不為死而有後之不為亡太夫人其又何憾焉朞等敬緘此詞既以侑太夫人且以慰侍御君之悲

祭張掌科乃尊文

生甬東之故氏木在門而維喬抱遺經而獨究聲發聞之四遥析疑義於羣蒙靡廢夕與息朝玉在珉而弗售光掩抑以終韜自不獲而後遺業厥子之能紹嬌鴻羽以漸序皇駿賚而錫褒雖屈名乃享實穫如種之可要諒之死而無憾神天行其逍遥禮重喪而致哭庶斯文之可招

哭盧裕齋文

賤官卑吏世所謂困辱也材宜居天下之顯而望足以致天下之尊猶栖栖然懷一方之印食五品之祿雖非世之賤官卑吏然亦為困辱矣其才宜居顯其望足以致尊而不免於困辱則必有所以為之者權臣竊命而恣行細人挾數而徼中是其所以為之者尊顯困辱皆自外至者也士之所以立已而行於世者固有可以自恃而無待於外誠如是則其視尊顯也果不足樂而其在困辱也不能使憂蓋至於此則權細之人終不能以

得志於賢者何也能賤其身而不能賤其心能卑其位而不能卑其名也若先生者所以自立豈權細之人所能得志也壽雖不從外至然有命焉非已所得與者先生於勢位尊顯卑賤之際既有以待之矣其視生死也亦若勢位而已矣吾輩乃惋悼悲嘆而不已誠有所怨於天而尤於人毋乃非先生之意乎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官守有次不能臨先生之喪而哭焉先生其來飲食之否

祭劉長史文

博藝多材知畧敢武皆世之所貴尚也然伍被羊勝以材藝禍梁枚赫周丘以畧武亂衡山豈非守藩之度在於懷德而為相者不樂有其此長也耶先生質直而寡於材藝豪曠而不為知武於世所貴尚者若有所不及然而奉法遵職王宮之中大治優游寵錫以長有其福雖遭值大王仁存恭順事得其主而先生之為相不近禍以致亂亦足多矣先生之歿也王人班襚而下賵岳

收致悼而臨哀所以勸乎人者如此亦足以明其生之為榮而旅櫬言歸有令子之孝扶服將護魂也憑依無所震恐又何恨乎他鄉某等辱與令子誼有世講異於凡民之有喪而官守拘戀有所不得致其情故申之以此詞而侑之以廣壯清酒靈其鑒之

祭張封君文

嗚呼一氣生人分殊惟萬壽夭富貴榮辱貧賤安困樂憂福與禍患或相什伯倍蓰無算昇稽實論報曰由凶善

嗚呼封君於此數端若擇而取何福不集靡悪不去彼天弗僭惟善人與令茲大歸厥貽斯美是曰令終孰云非祉敢告公靈兼解令子

祭潘封君文

戊戌冬十月六日婺源潘補菴先生之訃至江西其子叅知廌叔君行部在建昌聞之置案牘棄吏卒晝夜東奔至潘梟之僚郡邑之屬不得弔慰吏民鮮知者其友王𥙷自九江歸不及送越歲己亥正月之望始得寓詞

遣人就補菴先生之位而告焉其詞曰嗚呼先生有表式王朝之節而勸率止及於鄉有澤潤生民之仁而敦睦止行於族有旁周庶物之智而綜理止施於家故不及當身以用於世行其學而有子以顯其志述其事其始仕容臺慈谿牧省皆辱與令子為僚令子之學宗宋朱子而得其真言為法程動中儀矩某雖貌友而心實師之夫有韋齋然後有晦菴此其所以推遡本源私致慕於先生而幾萬一請見於他日不謂遽爾不留使令

子呼號跣走奪予所師而去也觴酒豆肉向風寓奠身雖不往而意固已馳矣且因令子之孝以告先生其享之否

祭大寧薛居士文

嗚呼先生以振古之才拔俗之氣超覽之識精覃之思初為文章踔絶奔騖出入莊騷荀卿左氏浸淫二都班書馬記沈涵渟蓄蓄極而肆如彼長江秋水時至百川灌之沛然横潰千里萬態浩不可制觀者阻喪魂悼心

悖晩究道真飮食知味本根獨榮枝葉俱瘁覽盡羣經一言有契往古來今上天下地心潛將測乃蟠乃際著號大寧厥以明志奇節清修治聞博藝皆事之餘匪必匪意我生自閩先後殊輩顧言有懐道遠莫致先生於我曾不遐遺過採虛稱謂可與議面目未交神情已請睠焉懐之已踰五禩豈謂入邑先生予棄登堂顧瞻徒肅虛位無窮之思潸然出涕冥漠有神知我來此

宗儒祠告文

夫子既歿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嘗所刪定述作者班班具存門人復記其所與弟子問答彙而為書皆行於世儒者乃謂夫子歿而微言絕蓋書雖存而所以言者則不可得而傳矣其所謂絕不虛言也千載之下乃有王先生者心領神悟於聖遠之時使絕者復續其功偉矣謂先生之學不於所存之書得之也則先生之遺書可考而知皆得之於書也謂書之足以發先生之學也則千載之間讀誦而講習之者不知幾人專門名家殆

數千百而獨先生得之嗚呼先生之於夫子之言蓋得其所以言者矣聖人之所以言者不外于吾心之所同然求之吾心而有以自信焉則書雖不存而夫子之言亦不絶也况其言之載于書者班班存乎今學者不能內信其心自得于己割裂於章句之末矯揉於形迹之似皆棄於先生者也某早無師傳為學已晚不揆固陋竊嘗盡心於先生之遺言豈敢謂能得其所以言哉惟知求之心而庶幾有以自信耳分部江州睹先生之祠

巍然于過化之地神爽昭嚴儼若一日不勝願學之志僭告斯文

祭曾府紀善丘勿齋公文

嗚呼惟公沖夷之性閎廓之度醇懿之脩恬愉之趣渾然天稟顧之若素攸求兩舍以與物遇能者挾藝遭黙如失公富所挾不畀閒秩起家一經師儒是職循循誘人靡懷懟屈懦衰不戒苟得如濡公日未昃善持末路帝眷宗藩擇使往輔解組而去曾不返顧孰云一官進

退非難公於所處義命攸關進無縶吝退不盤桓循心而蹈於世相安制廩之薄惟儒官獨予匱急困迺性所欲門人之貧與我共禄宗親有饑待我出穀司成先正曰汝吾徒羲文之畫陳邵之圖俗學鹵莽不味其腴吾說在此惟與汝俱大理名卿呼公惟伯曰蚤克樹有與之植臺有風猷邑有恵澤揆自推功伯勉之力公於先人十年以長晚忘其齒友于之行竹林逸遊曲水嘉宴先後嘯歌誰謔且衎先人季女公之冡孫託以姻婭情

好彌敦四域之闉郭南維隅其室匪邇過逢劇劬藐余小子執役實從几席杖屨安老之供側聆教言寛中祥外載色載笑以為提誨天降戾虐先人捐館公來弔賻繼以慰勉閔予垢祟責云勿死摧裂之餘音猶存耳倚廬而哀久弗我顧始聞遘疾筲觴鮮御走侍安否拜伏床移問少差與以首頷之退謁公嗣告言後事歲時所制誠信以俟答謂勿然氣定神閒藥物輔良終愈且還訃辭忽至驚詫嗟咨扶服往哭堂已施帷貴富壽康考

終好德古命曰福公已兼有祿和以居秉化而盡旣謂安常亦名處順其想慕儀則嗷嗷而隨不達於命維誼之悲載肉在俎挹酒注卮公其來哉跪侑此辭

祭丘檢齋文

士於斯人何如可命其業維經其本維行俗衰道降士失操柄口耳之間數尺以徑入此出彼塗説道聽割裂剽掠經爲竊㭊是用夸毗猥畀不競惟君發憤深思究竟圖畫開始究神姬聖傳疏沿流周精程正上窺下攬

日以夜併飲食忘味亦忘溫凊與義難晰疑詞莫訂宿
師所鐫講說紛評至君而明抉剔包并謹守一門不岐
他徑寧獨經明其行亦稱約繩畫矩足靡殊駢守瓶括
囊言無擇病斂束筋骸㒵翼其敬端拱斯翔俯也折磬
人所不堪我罔弗勝奚斯末品高明介姓無敢或慢初
終不更其貌之恭非以䂓倖其言之溫非以為佞內修
于家尤至者性父恱子賢弟戴兄令紜紜薄俗足使衡
鏡君於為士葢躬其盛如彼席珍宜在嘉聘徒韞在櫝

光以自暎澤宮貢士晚以君膺典教蘇學前有安定思樂泮水可以游泳青青者衿以共絃詠其施則微其道之廣宜久其施為青衿幸胡然一疾千里歸櫬含不及視斂不及贈為此奠文握筆淚迸

祭都憲丘集齋文

天於生材付與甚艱既其付之成不倐然歷多年所始練而完惟公卓犖若性能焉早脩敏習在少不還擺棄踐涉�詰涯巔厥材之用亦有微權屢之踣之俾災以

全困而後作庶免迷顛惟公亨達意得且便朿自神誘沛乎行川若執規矩周折惟旋先帝武宗收士不試蓋有所待待今皇帝帝初臨軒首賜之第濟濟三百孰為魁壘世所屈指數人而已公列其間有光無愧謂天所生先帝所遺宜佐今皇躋升至治孰意數人中路遭躓公雖未達猶掀在位士心咸屬曉夕以兾宜握政樞宜陪國議盡究其材以振斯世其數人者尚有未死或待公興因公而起我與公游常勉以此公讓不當以明讓

退我知公懷所負在是公材過人千里一騁在䑸有稜
在錐有賴庸庸之流噤不能逞闟口失聲俯其項領比
益啓藏閭乎休靚畛域難窮為陂萬頃瑕累可匿表玉
之聖隱納垢疾山藪斯盛欲量所蓄豆鍾何竟惟我知
之每見增敬謂可和齊賢否不競謂可調柔頑戾使聽
多事之時難持之柄朞近有庸徽是昌勝嘗笑謂公高
位來速匪敢戲謾蓋以此卜洎其偉儀山貌電目非知
德者亦為公祝何言一旦氣息不屬約束四體屏焉就

木堂堂岳立忽爾摧剎海内英游應相弔哭況我於公
相知自夙晚契益敦兒女交託視公之瞑有淚如簌此
淚何爲孰知我悲謂我悲者婚姻之私誰無婚姻則情
之宜其情而已曷謂曰知惟我之哭獨殊乎茲公所挾
持不在尋尺與世豪傑期通膽膈齪齪者訾非公之戚
豪傑知之公以爲適公業既崇公譽亦赫然訾公者猶
恐不克有我知公公瞑宜懌爲此哀章以侑酹滴

祭楊利約秀才文

吾友楊君一魯之亡予哭之既哀每臨其喪則哀不能止不敢往臨者久之喪且三月几筵將徹矣乃始抒哀為文陳果核肴酒以薦而告之以文曰甚哉君之不可以死而遽死也君少時即才雄於同游之間而亦以取忌世方大驚其文而竊訾其人甚哉世之多蔽也論文不惟其據經合道而以其雕詞繪句為工論人不惟其好古砥行而以趨時合變為賢君且以其大驚者自喜而以其竊訾者自疑自予之得與君友既熟其為文又

詳其為人乃始喟然謂君曰君之為人果不可訾而其為文乃不足驚也然世之多蔽如此宜其見訾而取驚也君乃以其自喜者自悔其自疑者自信又不以其自信者自多不以其自悔者自止脩其為人而盡反其所為文盖數十年之間其為人之好古砥行者愈篤而將成其為文亦且據經合道而大異於昔甚哉君之材志之難也世之學者以一人之譽而矜且怠者多矣一人之毀而畏且沮者多矣君之為文衆人之所驚然且不

矜不怠而知變焉君之為人衆人之所訾然且不畏不沮而加勉焉此予所以慕君而欲引君於道也君亦方有意於予言而天遽奪之使去可不痛哉然君之為人既無可訾而其文已足驚其又奚憾窮達之感脩短之悲不足為言之矣

祭李抑齋乃堂文

觀海而知河觀岳而知崑崙蓋本其所自也某等不及識夫人而知夫人之子夫人有子二人皆賢有文譬之

天球和璧襲美室中豐柟文梓重英林麓然非其有之則亦何以似之哉方夫人守約食貧教二子而俟其成也不以二子之淹晦坎蹟為憂亦不以是為子之過蓋知其材之必有遇也及其發跡奮身自致通顯夫人不以是為子之幸蓋知其材之足以得之也長子憲副君以直道正學忤勢違時失驗封而出察沅湘方有兵事夫人能以為喜力勉其往而不許其迎與次子居于家蓋知次子之能養以慰其凡而不欲以仰事之勤累其

子於官次使得畢力於王事以靖寇而息民也夫人於窮達得失家國輕重之間爲有獨見而素計其識有過人者二子之賢信乎其有所自也其等夅令子夫人之存有可拜之誼沒而哭之於禮爲宜陳牲縮酒既碩且潔而侑之以此詞

祭李筠溪夫人文 曾幾代作

人生有女有不爲婦爲婦衆矣有不爲母爲母已難況於爲祖方其爲祖其身既老有姑可事舉世所少其備

此者曰福與壽不問可知已為兼有其夫貴乎其否與賢猶不能必事之難全蓋稟不齊勢使之然有如夫人全此具美人蘄于天欲其有此萃于夫人靡遺憾已祥不虛集必有致之惟德召祥乃理之宜夫人之德欲考而知於誰其徵蓋觀於茲某等與僉憲公接雅縉紳友誼周洽內訃之聞宜有弔唁牲酒既潔侑以此文

祭何親家母孺人劉氏文

何在晉邑是為舊家隱樂田園不雜以他邁德之種本

而未華其積孔厚發之必肴矣及今日揚芬舒葩詩詠緜緜有同瓞瓜猗與碩人恵淑靜嘉相夫敏事黙其驕夸夫殁不惰老如幼鑒以勞自勝維思無邪教其子孫詩蘖書芽日滋月益長發增加子孝孫才暮年婆娑厥安伊何重較之車原有秔稌池有鯉鰱豐豆潔杯物時且佳宜享眉壽受祉茂遐今考以終大耋之嗟靈之順婦賓吾女弟佐夫誨子克踵姑美閑其內則施及外事秩秩有序俾姑燕喜今其逝矣惟婦與子哀毀不迷終

事中禮某等有母之喪聞訃涕泗在几筵側弗及奔視
荒帛清酒久始克致匪情不足禮則有制撰詞侑奠庶
幾鑒只

乾隆御覽之寶

遵巖集卷十八